

程

周本紀第五

古中五

周后稷名弃帝嚳之子也母有邠氏之女曰姜原為帝嚳元妃禋祀上帝以求子一見巨人迹忻然踐之身動如孕期而生子不坼不副疑而畜之隣巷牛羊過者皆辟不踐徒置之林中會伐林者取之始以置之冰上飛鳥覆且翼之姜原以為神收而養長之因名曰弃幼而岐嶷其游戲輒樹執五穀所植無不美大及童成人遂好耕農事其所稼穡若有相之者以此教民民咸法則之堯舉以為后稷封之於邠佐禹治水播奏庶艱食鮮食蓋嘗得嘉種而徧種之周人以為天所遺也故詩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后稷卒子不窋立夏后氏政衰弃稷不務不窋失其官自竄於戎狄

之間而居於豳不敢怠業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
公劉修后稷之業務農積穀用兵征伐斥大豳土始有朝
廷邑里之制然猶處於復元無宮室之美公劉卒子慶節
立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
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
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自公劉以來子孫
微弱至古公為狄人所攻爭之以皮幣大馬皆不得免乃屬
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君子不
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於岐
山之下豳人曰此仁人也扶老攜幼而從之古公於是伐山刊
木立宗廟家土城郭宮室黜戎狄之俗周之王迹蓋始於此

古公取姜女生三子長曰太伯次曰虞仲次曰季歷季歷取
於摯曰太任生昌有聖德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
乎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次傳昌乃二人亡如荆楚

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自后稷至季歷經夏商
千餘歲而子孫相傳十
四世而已使人人位皆
蓋必有脫遺者矣然今世無以考證姑從史記之舊而已

公季循古公遺業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是為
文王文王在母不憂處師弗煩事季不怒取於莘曰太妣比三
世皆得賢妃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王化之盛
始於室家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伯夷叔齊太
公望太顛闕天南宮适散宜生鬻鬻子辛甲之徒皆往歸之
是時殷紂無道嘗以文王為三公崇侯虎譖之紂囚之姜

聖文王方幽囚憂患乃因古八卦為六十四為之卦辭爻辭

謂之周易先儒或言文王始重易八卦為六十四今以書洪

其七日乃命卜筮曰兩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是時

卜筮貞悔已見於世則入卦之重久矣文王之世蓋因古人

已重之卦而為之辭耳然明夷之辭稱居美里七年諸侯或

文王箕子豈文王之後周公又成之歟從之囚紂以此懼閔天之徒又求美女奇物善馬獻之紂紂

喜釋文王以為西伯得專征伐中國方亂西戎北狄更來

侵暴天子以命文王文王使南仲伐而却之諸侯賴焉密

須氏不共以兵侵周文王禦之敗其兵遂滅其國因徙居

岐渭之間大雅言克密之後即曰居遂代崇侯軍三旬不

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始作豐邑自岐涉渭東徙

都焉周自是益大南服江漢之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

而以兵戡黎黎近於殷殷人毛公馬虞芮之君相與爭田

久而不平乃皆質之於周入其培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

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誦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

虞芮之君愧焉乃以其所爭為田田而去諸侯聞之相帥

而歸周者四十餘國東北既集即黎陽虞芮在焉王業以

成文王於是受命稱王追王古公公為大王公季為王季是

王享國五十年蓋受命九年年九十有七而崩太姒之子

十人長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武

王終三年之喪周之受命蓋十一年矣武王大會諸侯于孟

津觀政于商渡河中流白魚躍躍入王舟武王俯取以祭既

渡有少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是時諸侯不期而

至者八百國諸侯皆欲伐紂武王猶庶幾紂恐懼遷善乃以諸侯退師還而紂不改昏亂益甚十三年武王復帥諸侯伐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戎車二百兩虎賁三百人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紂帥其徒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紂師敗績紂自焚死武王立其子武庚祿父以奉殷後使復行殷之舊政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四月自商還云于豐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天下雖安兵不可弭武王始謀也天下謂侯蓋有助為無道者矣紂既滅恐兵以次及之必有不安之心武王恐其自疑而沮兵以自救故為之歸馬放牛者示天下也示祀于周廟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庶邦冢君暨

百工受命于周武王追思先聖乃封神農之後於焦封黃帝之後於祝封帝堯之後於劔封帝舜之後於陳封夏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大功臣而師尚父為首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封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蓋兄弟之國十有五姬姓之國四十人列爵維五分土維三遷九鼎于洛邑以示卜洛之意改正朔服色以建子為正月色尚赤大事歛用日出戎事乘駟牲用騂中國既定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巢伯之屬皆至既克商二年武王有疾羣公懼將穆卜周公乃為壇生口太王王季文王禮宗子在它國庶子無爵而居壇而告三王者蓋亦禮不得入廟也欲以身代武王疾有瘳及武王崩太子

誦立是為成王成王幼方亮陰周公為冢宰聽政事管叔
蔡叔疑周公不利成王二叔方監殷遂與武庚及淮夷畔
周周公以王命伐之居東二年誅武庚及管叔而放蔡
叔封微子啓於宋以代殷後成王既誅二叔有疑周公之意
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鷓鴣王亦未敢謂公秋大熟未獲
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發金
滕之書得周公代武王之冊王執書以泣曰昔公勤勞王家
而予弗知以致天怒今其以禮逆周公矣王出郊天乃雨反
風禾盡起太公召公使邦人起大木而築之歲則大熟周
公終相成王誕保文武受命凡七年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
營洛邑以為東都成武王之意詔成王祭祭於洛而歸

為王命公子伯禽為公以魯魯而公留相周周公乃遷殷
頑民居之洛邑也明年淮夷宿叛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遷
其君於蒲姑還歸在豈豆作同官六卿分職各帥其屬以倡
九牧於是六服羣辟無不承德禮樂興而頌聲作文王之
樂為象武王之樂為武象南籥文王之樂也而鄭周
成以象為大武蓋失之矣周
公沒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也周繼周公之事成王將崩命
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太子釗王崩而釗立是為康王成康
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君陳既沒康王復以
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康王崩子昭王瑕立王道
衰昭王南巡守不及崩於江上周人諱之昭王取于房曰房
后生子滿是為穆王穆王即位年五十矣愍文武之道缺

乃命君牙爲大司徒伯冏爲太僕正周以復寧其後將伐
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工耀德不觀兵兵戰而時動動
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
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
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曰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
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
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不至則修刑今自
大畢伯士之終也大戎氏以其眚來王天子曰子必以不享征
之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王弗聽征之得四白狼四
白鹿以歸自是荒服不至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
必有車轍馬跡祭公復爲祈招之詩以止之其詩曰祈招

之惛惛式昭德思我王度式如金刑民之力而
無醉飽之心祈招者周之司馬也王是以獲沒其身蓋享
國百年老毛荒而命呂侯訓夏贖刑作呂刑呂刑之法五辭簡
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
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
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
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凡五刑之屬
三千穆王立五十五年而崩子共王隳扈立共王崩子懿
王躋立王室始衰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爲孝王孝王
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變是爲夷王王室益衰王亦有惡

疾

王子斬告諸侯曰夷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是也

覲禮天子不下堂而

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自夷王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厲王說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夷公好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曰休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國人謗王召公告

曰民不塗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之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原隰之有行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其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太子靜匿召

公之家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是以及此今
殺太子王其以我為懟而怒乎夫事君者驗而不懟怨而
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太子厲王居彘諸侯無所適從共

伯和者時之賢諸侯也諸侯皆往宗焉因以名其年謂之共

和凡十四年案汲冢紀年共伯和千王位故曰共和又左傳王于

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宜王有志而後效官推是言則厲宣之間諸

侯有去其位而代王為政者矣莊子曰共伯得之於立首則所謂

者也厲王死於彘太子靜立是為宣王宣王即位遭旱恐懼修

德勸分民忘其災任召虎申伯仲山甫尹吉甫皇父之徒內

修政事安集流散習車馬考宮室畜牛馬外則懷來諸侯

攘却戎狄周以復興既而少懈不藉千畝號文公諫不聽十

二年魯武公來朝以其子括與戲見王王立戲仲山甫曰不

可不順必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若魯從之諸

侯効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王

卒立之及魯侯卒魯人殺戲而立括三十三年乃伐魯而

立孝公諸侯自是不睦二十九年伐姜戎氏戰于千畝王

師敗績復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曰民不可

料也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民姓司

徒協旅司寇協女媖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

多生死出入往來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于

藉蒐于農隙釋穫亦於藉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

民數者也又何料焉王不聽卒料之四十年宣王崩子幽

王宮涅立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天地

之氣不失其序若失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失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山崩川竭亡之徵也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曰又得褒姒生子伯服愛褒姒將黜申后及宜曰而立之伯陽父曰周二矣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龍止於夏廷卜殺之去之止之莫吉卜請其瘞而藏之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瘞在櫝而去之比三代莫敢發厲王之末發而觀之聚流于庭化為玄龜以入王宮童

女既亂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弃之宣王之世童謠有之曰厭弧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鬻鬻是器者王使執之逃而遇所弃妖子聞其夜啼哀而收之遂亡於褒褒人有罪請入弃女於王以贖幽王見而愛之故伯陽父曰禍成矣無可奈何幽王以尹氏為太師皇父為卿士番為司徒家伯為宰仲允為膳夫聚子為內史蹶為趣馬禍為師氏皆讒慝貪暴淫辟之人而褒姒之黨也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逢逢火大鼓有寇則舉逢逢諸侯悉至至而無冠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逢逢其後不信諸侯益不至申侯以申后故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逢逢火徵兵諸侯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

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伯服自立謂之携王諸侯黜之迎太子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為平王平王辟戎狄之暴東徙洛邑依晉文侯鄭武公以為固周自是失文武之舊諸侯強并弱齊晉秦楚始大政由方伯天子反與諸侯比周之變風始作謂之王黍離去平王五十二年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鄭桓公武公皆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莊公怨王故周鄭交質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及成周之禾二年鄭伯來朝王不為禮周桓公諫不聽鄭伯自是不朝四年王使凡伯聘于魯戎私怨凡伯伐之于楚丘以歸十三年王帥陳蔡之師伐鄭鄭人先敗陳蔡射王中有二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佗立王弟克有寵於桓王桓王屬之周公黑肩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偶國亂之本也弗聽莊王三年周公將弑王而立克辛伯告王王殺周公克奔燕衛人不義其君朔逐之而立黔牟八年諸侯伐衛以納朔九年王使子突救黔牟不克朔入于衛十五年王崩子僖王胡齊立僖王三年齊桓公始霸五年王崩自莊王僖王崩葬皆不赴於諸侯諸侯草弔子惠王閔立初莊王嬖妾姚生子頹有寵為國為之師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以為園邊伯之官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二年五大夫作亂秦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衛衛師燕師伐王立子頹三年王出居鄭櫟子頹亨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謂虢公曰哀樂

失時殃咎必至奸王之立禍孰大焉今子頹歌不勸是樂禍也曷納王乎虢公許之四年同伐王城殺子頹逆王而復之鄭伯享王王賜之鞶鑑予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王巡虢守賜虢公爵與之酒泉鄭伯由是怨王十年王使召伯廖命齊桓公爲侯伯且使伐衛討立子頹初王取于陳曰惠后生子帶有寵將廢太子鄭而立帶二十二年齊桓公率諸侯會世子鄭于首止以定其位王怒使周公召鄭伯教之叛齊從楚鄭伯逃歸不盟齊人伐之二十四年王崩鄭畏帶告于齊明年齊爲之合諸侯于洮鄭立是爲襄王四年叔帶召楊拒泉臯伊洛之戎同伐京師秦晉伐以救周五年叔帶奔齊齊侯使管仲平戎于周六年齊侯使仲

孫湫言叔帶於王將歸之湫見王不敢言曰王怒未已不十年不召也以戎難故諸侯成周十五年富辰言於王召叔帶帶自齊歸于京師十七年鄭人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王之不予厲公爵又怨王之與滑也遂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今不忍小忿而棄之不可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狄女爲后富辰又諫曰臣聞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棼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遂納之叔帶通焉王絀狄后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叔帶以狄師伐王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聽以及此我若不出王其

以我爲對懟乎遂與周公忌父原伯毛伯死之王適鄭處于
汜叔帶以狄后居于温王使告于晉晉文公新得國欲勤王以
求諸侯十八年晉師納王而誅叔帶王賜之南陽之田二十一年
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王往勞之踐土晉侯以楚俘獻于
傳王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策命晉侯爲侯伯王
虎及諸侯盟于王廷冬晉文公復會諸侯于温召王以
侯見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
成公殺其弟叔武其大夫元咺訟之於晉晉人執衛侯歸之
京師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元咺雖直不可聽也
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晉人乃歸衛侯三十四年
崩子頃王王臣立頃王六年崩周公闕與王孫蘇
不赴于諸侯子匡王班立六年崩弟定王瑜立定王元年楚

子伐陸渾之戎觀兵于周郊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
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十四年宣榭火十七年晉使瑕嘉
平戎于王劉康公徼戎將伐之叔服曰昔盟而欺大國此必敗
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孔子書曰王師敗績于茅戎
不諱敗言自敗也定王二十一年崩子簡王夷立十四年簡王
崩子靈王泄心立王生而有髭周人以其爲神故以其謚二十三
年穀洛鬪將毀王宮王將壅之以飾宮太子晉諫曰古者不
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
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汙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阨
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民生有財用而死有

所莽并故能上下相固以待不虞昔共工棄此道也壅防百川
墮高埤庠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共工用滅及有崇
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羽山其後伯禹念前
之非高高下下䟽川道導滯鐘水豐物皇天嘉之祚以天下
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辟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以
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王弗聽二十七年靈王崩子
景王貴立二年儋括欲立王弟佞夫佞夫弗知尹言多劉毅
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儋括奔至日十八年太子壽卒二十年
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入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
權輕重以拯救民民患輕則爲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
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
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
資能無匱乎王弗聽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
單穆公又諫曰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弗及也夫
鐘聲以爲耳也耳所弗及非鐘聲也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
重不過石今鐘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
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王
又不聽遂遇心疾太子壽之卒也王立子猛又嬖子朝與賓
孟謀欲立之殺子猛之傅下門子單子劉子不順二十五年
王將去單劉而立子朝不及而崩子猛立子朝作亂劉子單
子以王猛居于皇晉籍談荀躒帥師助之入于王城子猛卒
謚曰悼王周人立其弟匄是爲敬王敬王元年王出居狄泉尹

氏立子朝四年王告急于晉荀躒趙鞅帥師納王子朝奔
楚五年晉人帥諸侯以戍周十年王殺尹氏固召伯益原伯魯
之子皆子朝之黨也長弘與劉文公謀城成周王使告于晉晉
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以令城事十一年正月始城三旬
而畢十五年吳入楚王人因楚亂殺子朝十六年翩僖以子朝
之徒因鄭人以作亂晉闞沒成周王出居姑猶十七年劉子單
子敗尹氏王入于王城二十八年晉人逐范氏討范氏之黨殺長
弘三十九年齊田恒弒其君簡公凡諸侯之事它國皆不書此所以
書者自田氏篡齊三家分晉遂為
戰國變之大四十九年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七年崩子貞王
者也它放此
史記作定王世本作貞王皇甫謐作貞定王司馬貞素隱以
介立為周家不應有兩定王况世數非遠然皇甫謐亦縫二書之
繼而謂之貞定王未為得貞王十六年三晉滅知伯分有其地二十

八年貞王崩長子去疾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
哀王而自立是為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
是為考王考王十五年崩子威烈王午立考王封其弟
于河南是為相公以續周公之官相公卒子威公代立威
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
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為諸侯二十四年崩
子安王驕立二十六年崩子烈王喜立烈王二年周太史儋
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十七
歲而伯王者出焉秦之先君始為周西垂大夫所謂合也襄公
七年始列為諸侯所謂別也自襄公七年至
昭王五十一年滅周凡五百一十六年所謂復合也自昭
王五十一年至始皇九年誅嫪毐始親國政正十七年也十年烈
王弟顯王崩立顯王五年賀秦獻公獻公稱伯九年致文

武於秦孝公二十五年秦會諸侯於周二十六年致伯於秦孝公二十七年秦會諸侯逢澤帥以朝王三十三年賀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於秦惠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時諸侯皆為王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靚王定立慎靚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八年秦攻宜陽楚救之楚以周為秦將伐之蘇代為周說楚王曰言周之為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周知其不可解必入於秦此為秦取周之精者也為王計者周於秦因善之不於秦亦言善之以疏之於秦周絕於秦必入於郢矣秦借道於周之間將以伐韓周恐借之畏於韓不借畏於秦史厭謂君曰何不令之謂韓公叔曰秦之敢絕周而伐韓者信周也

公何不與周地發質使於楚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無辭而令周不受是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秦召西周君西周君惡往令人謂韓王曰秦召西周君將使攻王之南陽也王何不出兵南陽周君將以為詞於秦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踰河而攻南陽矣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為東周說韓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寶王案兵毋出可以德東周而西周之寶器必可以盡矣韓徵甲與粟於東周東周君恐召蘇代而告之代曰君何患於是臣能使韓無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周君曰子苟能請以國聽子代見韓相國曰楚圍雍氏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

是楚病也今相國乃徵甲與粟於周是告楚病也韓相國曰善遣使止之代曰何不與周高都韓相國大怒曰吾毋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故與周高都代曰與周高都是周折而入於韓也秦聞之大怒不通周使是以弊高都得完周也曷為不與相國曰善果與周高都秦與師臨周以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請東借兵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為無道也欲與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畫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實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說發兵五萬人使田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曰願東解之顏率至齊謂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梁之君臣欲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必不出王曰寡人將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邑固竊為大王患之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也九九八十一萬人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速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二十二年秦攻魏將師武戰國策於作犀武伊瀾進兵而攻周或為周謂李兌曰君不如禁秦之攻周趙

之上計莫如今秦魏復戰今秦攻周而得之則衆必多傷矣秦欲待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而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必因君而講則君重矣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三十四年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韓魏仆師武北取趙藺離石者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天命今又將兵出塞攻梁梁破則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說白起乎楚有養由基者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天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釋弓搯劍曰客安能教子乎

左誦右也天去柳葉百步而射之日發而百中不以善息少氣衰力勦弓撥矢鈎一發不中一日發盡息今破韓魏仆師武北取趙藺離石者公之功多矢今又將兵出塞背韓攻梁一舉不得前功盡棄公不如稱病而無出四十五年周君之秦秦攻周周最謂秦王曰攻周實不足以利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敝於周而合天下於齊則秦不王矣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召只忝西周恐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秦昭王怒使將軍樛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君於罍狐後七歲秦莊襄王

城東西周周既不祀漢興武帝封太山東巡守至河南求周
苗裔得其後嘉封之三十里號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
其先祀

蘇子曰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
尼亦去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余讀詩書歷觀
唐虞至於夏商以爲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
於文也文之爲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尔父子君臣
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
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
亂忿鬪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必不明生不相養而死不
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寧於中然後反而求其所安

鬻其父子而列其君臣也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於禮
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墮啜土
銜土堦三尺茅茨而不剪至於周而後大備其粗始於父
子之際其精布於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
不自謂文於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爲質也是故祭祀之禮
陳其饗豆列其鼎俎備其醪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
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見
以爲神之縮之也體鬼降於地鬼氣升於天恍惚誕漫而
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於是終祭
於屋漏繹祭於祊以爲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
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

父祖之不吾安也於是先黍稷而飯稻粱先大羹而飽庶羞以爲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復以爲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於毫釐纖悉蓋以爲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爲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曰喪祭而不爲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求周之文而亦至非所以爲法也

國本紀第五

本紀第六

古史六

秦之先帝顓頊之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墮卵其
 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氏之子曰女華女華生不窋
 平水土帝錫禹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司馬貞曰游音旒謂
 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阜游阜色旌旆之旒也爾後
 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是
 相翳賜姓嬴氏大費生二子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
 實費氏若木玄孫費昌去夏歸商為湯御以敗桀於
 條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行馬身
 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以為御而妻之中衍之
 後世以有功故嬴姓多顯遂為諸侯其玄孫曰中滿在

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多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石棺北方還無所報死遂葬於霍太山蜚廉復有子曰季勝其後有造父幸於周穆王封於趙城趙衰其後也惡來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皐旁皐生大几大几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汧渭之間馬大蕃息欲以爲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爲大駱妻生子成申侯言於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子以瀆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予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爲王王其圖之孝王曰昔

稱鬻爲舜王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女之子爲駱適者以和西戎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子公伯立公伯三年卒子秦仲立秦仲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多叛之西戎爲亂滅犬丘大駱之族秦仲好賢賢者歸之始有車馬侍御禮樂之好秦人所爲賦車鄰也周宣王即位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秦仲立二十二年爲西戎所殺有子五人長曰莊公宣王乃召莊公昆弟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立以爲秦仲後并與其先大駱地犬丘爲西垂大夫莊公居犬丘生三子長曰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爲太子

是為襄公莊公立四十四年卒子襄公立襄公元年以女弟
繆嬴為豳豆王妻二年戎圍世父大丘虜之歲餘復歸世父
七年周幽王以褒姒故廢太子宜咎而立伯服數欺諸侯諸
侯叛之西戎大戎與申侯攻幽王殺之驪山下襄公將兵救周
戰甚力有功周以戎難故東徙維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
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襄公於是始國
乃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一祠白帝西時十二年伐戎至岐
卒子文公立文公元年居西垂官三年以兵七百人東獵
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為諸
侯乃卜居之吉即營邑之十年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
其口止於郵衍以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遂

作鄜時用三牲祭白帝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

化者

年伐戎敗走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
九年得陳寶二十年初設三族之刑二十七年伐南山大
梓豐大特四十八年太子卒賜謚靖公以其子為太子五
十年文公卒葬西山靖公子立是為寧公寧公二年徙居
平陽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八年
侵芮芮敗我芮伯乞出在魏遂與周師圍魏執芮伯萬以
歸將納之十二年伐蕩氏取之寧公生十年立立十二年
卒葬西山生子三人魯姬生太子武公及德公庶子出子
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出子生
五歲矣二年納芮伯萬于芮六年三父等殺出子而立故

太子武公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華山下居平陽封宮三年討出子之亂誅三父等夷三族十年伐邾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虢十九年齊相公始伯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死死者六十六人有一子曰白不立封之平陽立弟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以三百牢祠廊時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梁伯芮伯來朝二年初伏礫狗邑四門以禦蠱德公生三十三歲而立二年卒生子三人長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公宣公立四年作密時祭青帝與晉戰河陽勝之十二年宣公卒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元年梁伯芮伯來朝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穆公穆公任好元年自將伐茅津勝之

四年取於晉晉獻公之女而太子申生之姊也五年晉獻公滅虞執虞公與其大夫百里奚以勝穆姬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予乃以五羖羊皮贖之百里奚已七十餘矣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亡國之臣何足以言政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乞食餼人蹇叔收臣臣因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于之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復去得不誅臣事虞君蹇叔亦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而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

脫一不用及虞君難以是知其賢於是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晉獻公既殺太子申生六年晉公子重耳奔狄夷吾奔梁梁近秦欲因穆姬以求入九年晉獻公卒驪姬子奚齊爲後晉大夫里克殺之荀息立卓子克又殺之夷吾重賂秦以求入穆公許之以兵會齊師納夷吾于晉十年晉侯殺里克背內外之賂使丕鄭來聘且謝緩賂丕鄭里克之黨也言於穆公曰呂甥卻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穆公使泠至報問且召二子冀芮疑之遂殺丕鄭鄭子豹奔秦謂穆公曰晉侯背大主而忘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穆公曰安衆安能殺違罪誰能出君不許十三年晉饑乞糴于秦穆公

問於公孫枝枝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問於百里奚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丕豹請伐之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乃輸粟于晉自雍及絳謂之汎舟之役十四年秦饑乞糴于晉晉人弗予十五年代晉戰于韓原晉戎馬還寧而止穆公從之晉韓簡輅穆公將止之晉大天慶鄭屢諫晉侯晉侯不聽慶鄭怒乃以救晉侯謀韓簡遂失穆公秦反獲晉侯以歸初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得而食之者三百人吏將法之公曰豈以畜產害人之乎飲之酒而赦之及戰三百人者皆從以死救公故克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瑩引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使以

免服衰經逆且告曰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穆公與大夫謀舍諸靈臺晉呂甥來盟改館晉侯饋之七牢十一月歸晉侯而征河東十七年晉太子國來質歸河東而以女妻之梁伯好土功既城而弗處命曰新里秦人取之梁人相驚曰秦將襲我乃溝公晉民懼而潰秦遂取梁二十二年晉太子圉亡歸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太子圉立晉公子重耳自楚入秦穆公納女五人圉之妻與焉二十四年以兵納重耳于晉晉帥耳于廬柳穆公使公子襲諭之乃退重耳入于晉殺子馮于高粱秋周襄王弟帶以狄伐王王出居鄭二十五王使來告難穆公以兵助晉文公入襄王復王弟帶

十八年使小子憖以兵從晉文公敗楚于城濮三十年秦晉圍鄭鄭使燭之武言於穆公曰君何用三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穆公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鄭而歸晉師亦歸三十二年晉文公卒杞子自鄭來告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潛師而來鄭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不見其入也公曰爾何知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必死是間吾收爾骨焉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及滑鄭商人弦高以乘韋先牛十

二以君命犒師且使遽告于鄭鄭人使皇武子辭焉孟明
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滑晉之邊邑也晉先軫言於襄公
發兵及姜戎敗秦師于殽獲其三帥文嬴請於晉侯而
歸之穆公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
之罪也乃作秦誓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佗佗勇
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諱言俾君子易詞我
之多有之昧昧我思之蓋悔不用蹇叔也於是復任孟明
以爲三十五年孟明復伐晉敗于彭衙歸而穆公用之孟
明曰增修國政重施於民晉趙衰言於諸大夫曰秦穆
公以將師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戎使由余於秦穆公
人亡我聞穆公賢故來觀之穆公示以宮室請以

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必之亦苦民矣穆公怪之問
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
以爲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自上古皇帝作爲
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乃小治及其後世阻法度之威以
督責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下文爭至於篡
殺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狄不然以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
懷忠信以事其上國之政猶一身之治此真聖人之治也
穆公退而問內史庾曰鄰國有三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
賢寡人患之庾曰戎君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也君試
遺女樂以奪其志留由余莫濇以失其期戎君怪之必疑
君臣有間乃可虜也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

置而食問其地形兵勢盡察已令廖以女樂二八遺戎君
戎君受而說之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穆公因
使人間要之由余遂去降秦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
形二十六年穆公復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
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二十七年穆公以由余計伐戎
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伯西戎是歲楚穆王滅江穆公為之
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戒雖不能救敢不
矜乎吾自懼也三十九年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
人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皆在秦之良也秦人哀
之為賦黃鳥之詩穆公子四十人太子瑩代立是為康公
晉襄公之弟雍在秦襄公二十太子少趙盾使先蔑士會

雍於秦刺立之康公元年以兵送雍石上令狐趙盾與
夏立太子而背秦反擊秦師秦師敗先怯士會夾奔
年伐晉取武城四年晉伐我取少梁我伐晉取北徵六年
使西乞術聘魯始通東諸侯冬伐晉取羈而晉趙盾帥
師從我於河曲其將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
之從之秦人欲戰問於士會士會知駢之謀曰趙盾側室
曰穿好勇而狂若以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軍穿
果追之趙盾不得已乃皆出戰交綏秦師夜遁史駢請
追之穿又不可乃止晉人患我之用士會也七年使魏壽餘
偽叛以誘士會康公為之出兵秦兵在河西魏人在河東
使士會與魏人言魏人得士會譟而歸康公立十二年卒

子共公稍立元年晉人將求成使趙穿侵崇曰秦急崇必救之可以求成秦不許二年伐晉圍焦四年共公卒子相公立四年晉人白狄伐我二十三年與白狄伐晉二十五年秦晉為成會于令狐晉厲公先至相公不肯涉河使史黶盟晉侯于河東晉使卻犢盟相公于河西歸而背之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二十七年晉侯以諸侯之師伐我我師敗績晉師濟涇至侯麗而還二十八年相公卒子景公立景公五年晉悼公立晉復伯十三年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令尹子囊畏晉不敢楚共王強為我出師秦師侵晉晉饑不能報十五年晉悼公伐鄭楚子囊乞師以救鄭鄭君晉卒從晉盟秦庶長鮑庶長武伐晉師于櫟十六年

庶長無地會楚子囊伐宋秦歸于楚十八年晉荀偃諸侯之大夫伐我濟涇至于栲林荀偃欲戰其將欒黶不順以下軍先歸晉師遂歸黶之弟鍼與士鞅馳秦師死之黶怒欲殺鞅鞅來奔二十八年秦晉為成使伯車如晉涖盟晉使韓起來盟三十年公弟鍼如晉修成以兵會楚侵吳及鄭鍼有寵於相公有車千乘三十六年鍼懼選出奔晉景公立四十年卒子哀公立鍼歸自晉十四年楚平王為太子建取於秦至國費無極勸王取之使令尹子瑕來拜夫人三十年吳王闔閭伐楚入郢楚昭王亡奔隨其大夫申包胥來告急立於庭下而哭七日不絕聲勺飲不入口哀公哀之使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大

敗吳師吳師歸楚昭王復入郢哀公立三十六年卒太子蚤
死謚為夷公立其子是為惠公惠公立十年卒子悼公
立十四年卒子厲共公立厲共公二年蜀人來賂十六年
塹河旁一作阿旁以兵二萬伐大荔取其王城二十一年初縣頻
陽晉取武成二十四年晉亂殺知伯分其地與韓魏趙二十
五年智開與邑人來奔三十二年伐義渠虜其王厲共
公立三十四年卒子躁公立二年南鄭反十三年義渠伐我
至渭南十四年躁公卒立其弟懷公懷公四年庶長毚與
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立昭子
之子是為靈公靈公四年晉城少梁秦擊之十年城藉姓
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立宣公季父悼子是為簡公

公昭子之弟而懷公子也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塹洛城重
泉十五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十年子出子生十三年代蜀
取南鄭惠公卒出子立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
公子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母沉之淵秦自懷公以來數
易君君臣乖亂晉奪秦河西地獻公元年止從死二年城
櫟陽四年正月庚寅子孝公生十六年桃冬花十八年雨金
櫟陽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二
十二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二十四年獻公卒孝
公立生二十一年矣是時河山以東強國六與齊威楚宣魏
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齊接
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

于周室微諸侯力爭相併秦辟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會
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元年
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
以河為界西伯戎翟廣地千由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
開業甚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亂夫違
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
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脩穆公之政
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
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獮
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見二年天子致胙三年
刑鞅說孝公變法脩刑內務耕稼外勵戰死之賞罰孝公

善之甘龍杜摯等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魯三

自姓便之乃拜鞅為左庶長七年與魏惠王會社平八年與

魏戰元里有功十年衛鞅為太良造將兵圍魏安邑十二年

作為咸陽築冀闕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令

凡四十一縣為田開阡陌東地度洛十四年初為賦十九年天子

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逢澤朝

天子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公子卬封鞅為列侯號商君

二十四年與晉戰岸門史記本紀作鴈門年表作岸虜其將魏錯

孝公卒子惠文君立誅衛鞅鞅之初為秦施法法不行太子

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

不可黜黥其師傅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

室多怨軼軼亡因以為反卒車裂以徇元年楚韓趙蜀人來朝二年天子賀三年王冠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齊魏為王

蘇秦自燕入趙說諸侯約從以拒秦五年以陰晉人公孫衍

為大良造東說齊魏與共攻趙以敗從約史記秦本紀及六國世家皆不言蘇

秦約從事秦本紀止言犀首為大良造趙世家止言決河水灌齊魏然皆不言其故今探蘇秦傳載之秦趙事中以為此

大事不可不錄也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名寧秦七年公子卬與魏

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八年魏納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

陰皮氏與魏王會應圍焦降之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

上洛以絕秦於楚魏敗楚於南陽秦責賂於魏魏不與管涔

謂秦王曰何不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而肯之

何不與寡人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

地於秦也是王以魏地德寡人也魏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

寡人絕其西魏必危秦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揚言與秦

遇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張儀相秦十一年縣義渠歸魏焦

曲沃義渠君為臣更名少梁曰夏陽十二年初臘十三年韓

君為王使張儀伐取陝出其人與魏十四年君始稱王更為

元年二年張儀與齊楚大臣會齧桑三年韓魏太子來

朝張儀相魏五年王游至北河七年樂池相秦韓魏趙燕

齊楚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脩魚虜其將申

差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奐斬首八萬二千八年張儀復相

秦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伐取趙中都西陽十年韓太

子蒼來質伐取韓石章伐敗趙將泥伐取義渠二十五城十

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敗韓岸門斬首萬走其將犀首

公子通封於蜀陳莊為蜀相陳莊相蜀據張儀傳及華陽國志云十二年王與

梁王會臨晉庶長疾攻趙虜趙將莊張儀相楚十三年庶

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

六百里置漢中郡楚圍雍氏秦使庶長疾助韓攻楚到滿

助魏攻燕十四年伐楚取趙陵丹犁蜀相莊殺蜀侯來降所

必公子通也案後蜀侯名輝知通已死惠王卒子武王立韓魏齊楚趙皆賓從武

王元年與魏哀王會臨晉誅蜀相莊張儀魏章皆東出之魏

伐義渠丹犁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張儀

死於魏三年與韓襄王會臨晉外南公揭卒樗里疾相韓武

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茂於是

請攻宜陽秋使甘茂庶長封伐宜陽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

涉河城武遂魏太子來朝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

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臚八月武王卒族孟說武王

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稷是為昭襄王昭襄王三名昭襄見趙世家

母楚人姓芊氏號宣太之卒也昭襄王為質於燕

燕人送歸得立昭襄王元年嚴君疾為相甘茂出之魏二

年彗星見庶長壯與大臣諸公子為逆皆誅死惠文后亦

不得其死案穰侯傳武王母號惠文后先武王死然則惠文后昭王之嫡母也秦俗猛暴雖殺嫡母亦不足怪然與穰侯

傳異出悼武王后歸之於魏三年王冠與楚王會黃棘與楚上

庸四年取蒲坂彗星見五年魏王來朝應亭復與魏蒲坂

六年蜀侯輝反史記不記輝之封蜀披華陽國志輝為蜀侯秦而歸成后母片之加毒以進王怒誅之蓋非反

也未知 孰信 司馬錯定蜀庶長奐伐楚斬首二萬涇陽君質於齊

日食晝晦七年拔新城樗里疾卒八年使將軍芊戎攻楚

取新市楚懷王來朝因留之九年齊孟嘗君薛文來相秦

奐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快十年楚懷王亡走趙趙不受復

入秦薛文免樓緩為丞相十年齊韓魏共攻秦軍於函谷

求出楚懷王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

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河

不召公子池而問焉王召公子池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

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王必曰惜矣三國雖

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

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

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

池與魏封陵與韓武遂以和史記於此言齊韓魏趙宋中山共

陵以和是年魏哀王二十三年韓襄王十六年齊湣王二十八年

也宗孟嘗君傳湣王二十五年孟嘗君相秦是年秦留楚懷王

年孟嘗君得脫歸相齊而怨秦約韓魏共攻秦求出楚懷王

二十八年三國攻秦至函谷求出懷王而不得而史記於此言

秦者六國又於齊韓魏世家年表魏哀王二十一年韓襄王十四

年齊湣王二十六年皆言三國攻秦是時孟嘗君初自秦逃歸

未自糾合三國同起兵者而韓襄王二十六年年表復言與魏齊

言三國今以秦本紀之三年及孟嘗君傳事為定并改定三國世家

芟并十二年樓緩免魏冉為相予楚粟五萬石十三年向壽伐
韓取武始左更白起攻新城五大夫禮之奔魏任鄙為漢中
守十四年白起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公孫喜拔
五城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攻楚取宛十六年

左更錯取軹及鄧魏毋免相封公子市宛公子哩鄧魏毋陶
為諸侯十七年東周君來朝以垣易蒲坂皮氏王之宜陽十八
年錯攻垣河雍決橋取之十九年王為西帝齊為東帝已復
去之呂禮來自歸齊滅宋任鄙卒王之漢中又之上郡北
河二十一年錯攻魏河內魏獻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東賜
爵赦罪人遷之涇陽君封宛二十二年蒙武伐齊取河東為
九縣與楚王會宛與趙王會中陽二十三年尉斯離與三晉
燕伐齊破之濟西齊湣王走莒王與魏王會宜陽與韓王
會新城二十四年與楚王會鄆又會穰秦取魏安城至大梁
趙救之秦兵去二十五年拔趙二城與韓王會新城與魏王會
新明邑二十六年穰侯將復相二十七年王與楚赦罪人遷之

陽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
黔中拔之二十八年白起攻楚取鄆鄧赦罪人遷之二十九年
白起攻楚取郢為南郡楚王走周王來王與楚王會襄陵
白起為武安君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
郡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兩城楚人反我江南三十二年相
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為斬首四萬為走魏入三縣請和
三十三年客卿胡傷攻魏卷蔡陽長社取之三十四年白起
擊芒如華陽破之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秦與魏韓
上庸地為一郡南陽免臣遷居之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
燕初置南陽郡三十六年客卿竈攻齊取剛壽與穰侯魏
人范雎入秦上書見王言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不便

於國王拜范睢為客卿二十八年中更胡傷攻趙闕與不能
取四十年悼太子死魏歸葬芷陽四十一年夏攻魏取邢丘懷
范睢復言於王曰太后穰侯用事高陵君華陽君華陽一作葉陽
涇陽君佐之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人
者恐萬世後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王恐廢太后逐穰
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而拜范睢為丞相封應侯
四十二年安國君為太子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陽酈山九月
穰侯出之陶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強對曰不如
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郊孰賢對曰不如王曰
以孟嘗芒郊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奈何寡人何也今
夫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何寡人何亦

必矣左右皆曰然中旗對曰作中王之料天下過矣當至
卿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
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堪者三板知伯行水魏相子
御韓康子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
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相子肘韓康
子韓康子履魏相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
亡為天下笑今秦兵雖強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
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昭
王聞之而懼四十三年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四十四
年攻韓南陽取之四十五年五大夫賁攻韓取十城華陽君
煙出之國未至而死四十七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趙

發兵擊秦相距秦使白起擊大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盡
殺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秦軍分為三軍白起歸王鮪
將伐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正
月兵罷復守上黨十月五大夫陵攻趙邯鄲四十九年正月
益發卒佐陵陵戰不善免王鮪代將十月將軍張唐攻
魏為蔡尉捐弗守還斬之五十年武安君白起得罪為
士伍遷陰密張唐攻鄭拔之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白
起未至陰密賜死鮪攻邯鄲不拔去奔汾軍二月餘攻晉
軍斬首六千晉軍走流死河二萬人汾軍從唐拔寧新中
寧新中更名安陽初作河橋五十年將軍摎攻韓取陽城負
忝斬首四萬攻趙取二十餘縣首虜九萬西周君背秦與諸

侯約從將天下斂兵出伊闕攻秦令秦母得通陽城於是
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自歸於秦頓首受罪盡獻其
邑三十六口三萬秦王受之歸其君於周五十二年周民東
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五十二年天下來賓魏後至秦使
摎伐魏取吳城韓王入朝魏委國聽令五十四年王郊見上
帝於雍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為
唐太后而合其葬於先王韓王表經入弔祠諸侯皆使其
將相來弔祠視喪事孝文王元年十月己亥即位赦罪人
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楚
立莊襄王本名異人養母華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
膏肉布惠於民東周君與諸侯謀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

盡入其國封其君陽人以平其祭祀使蒙鵞伐韓韓獻
成臯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元年使蒙鵞攻趙定太
原二年蒙鵞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趙榆次新城狼孟取三
十七城四月日食三年王齮攻上黨初置太原郡魏將無忌
帥五國兵擊秦秦却於河外蒙鵞敗解而去五月丙午
莊襄王卒史記秦紀多以先王之末年為定子政立是為秦
始皇帝秦王政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為三十六郡號始皇
帝立五十一年而崩子胡亥立是為二世皇帝三年諸侯並
起畔秦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子嬰立月餘諸侯誅之遂滅秦
秦本嬴姓其後以國為姓有徐氏郟氏莒氏終黎氏運奄
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脩魚氏白冥氏飛廉氏秦氏

然秦以造父封趙城為趙氏

蘇子曰三代聖人以道御天下動容見出詞氣逡巡廟堂之
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稍衰相文迭興
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既已卑矣然春秋之後
吳越放恣繼之以田常三晉之亂天下遂為戰國君臣之間
非詐不言非力不用相與為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相文
之事且不試矣而況於文武成康之舊與秦起於西垂與
戎翟雜居本以強兵富國為上其先襄公最賢詩人稱之
然其所以為國者亦猶是耳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夫蒹葭之方盛也蒼蒼蒼蒼其強勁而不
適於用至於白露疑矣為霜然後堅成可施於人今夫

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哉
然而君子以為未成故其後世怛於為利而不知義至於
商君厲之以法風俗日惡鄙詐猛暴其於六國卒以此
勝天下秦之君臣以為非是無足以服人矣當是時諸侯大
者連地數千里帶甲數十萬雖使齊桓晉文假仁義於
天子以令之其勢將不能行惟得至誠之君子自修而不
爭如商周之先君庶幾可以服之孟子游於齊梁以此干
其君皆不能信以為詐謀竒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
所不能克區區之仁義何足以致此然魏文侯當時之弱國
也君王后齊之一婦人也魏文侯行仁義禮下賢者用卜
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秦人不敢加兵君王后用齊四十餘
年事秦謹與諸侯信而齊亦未嘗受兵而況於力能
義中心慘怛終身不懈而有不能勝者哉夫衣冠佩玉可
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却猛獸定心寡欲可以懷鬼神
孟子曰仁不可為衆誠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德
以來天下彼將襁負其子而至而誰與共守惜乎其明不
以知之竭力以勝敵敵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秦本紀第六

三十一

三十一

御

聖